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陈佳伶 译

Lawrence Block

黑暗之刺

*A
Stab*

*in the
Dark*

非外借



黑暗之刺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陈佳伶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之刺 / 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著; 陈佳伶译

—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3

(马修·斯卡德系列)

ISBN 978-7-220-10672-9

四川省版权局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21-2018-16

I. ①黑… II. ①劳… ②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7994号

A Stab in the Dark © 1981 by Lawrence Block

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rbor House, New York, New York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

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

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本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(北京)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

HEI AN ZHI CI

黑暗之刺

著者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

译者

陈佳伶

选题策划

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

吴兴元

编辑统筹

梅天明

特约编辑

皮建军

责任编辑

李淑云 熊韵

装帧制造

墨白空间·陈威伸

营销推广

ONEBOOK

出版发行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
网 址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E-mail

scrmcbs@sina.com

印 刷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30mm × 210mm

印 张

7

字 数

118 千

版 次

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

2018年6月第1次

书 号

978-7-220-10672-9

定 价

36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。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。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，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。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，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外面一片灰蒙蒙的，吹着可怕的风，空气中含着雨意。不过，这种天气真适合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，一边读《邮报》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。

“斯卡德先生吗？”

他大概六十岁左右，高额头，淡蓝色的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，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。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，重一百七十磅上下，肤色白皙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瘦削的鼻子，嘴小唇薄，穿着灰色的西装、白色的衬衫，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。他一手提着公文包，一手拿着雨伞。

“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。他坐下来，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钱包，递给我一张名片。他的手小小的，上头戴着共济会的戒指。

我看了名片一眼，还给他。“抱歉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不需要任何保险，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。我的风险很高。”我说。

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。“老天啊，”他说，“你当然会这么想，不是吗？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。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。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。”他将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。“拜托你。”他说。

从名片上看来，他的名字是查尔斯·伦敦，共同人寿新罕布什尔总代理。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，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。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，一个在市区，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。应该在北边郊区，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。

当特里纳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，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。他点了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，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，等特里纳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，他说：“弗朗西斯·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。”

“弗朗西斯·菲茨罗伊？”

“菲茨罗伊警探。第十八分局。”

“哦，弗兰克，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。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。”我说。

“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。”他把眼镜拿下来，用餐巾擦亮镜片。“他向我推荐你，我刚刚说过了，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。我没怎么睡。今天早上我有约会，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，他们告诉我

在这里可能找到你。”

我等他继续说。

“斯卡德先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是芭芭拉·埃廷格的父亲。”

“芭芭拉·埃廷格。我不……等一下。”

特里纳端着他的饮料过来，放在桌上，一言不发地走开。他弯着手指握住杯子，但是没有将杯子拿起来。

我说：“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九年。”

“她是受害人之一。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。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的第七十八分局。芭芭拉·埃廷格，是我们分局的案子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让记忆浮到脑海中。“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。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。”

“第六个。”

“在她后面还有两个，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。芭芭拉·埃廷格。她是个教师。不对，不是教师，但类似这样的工作。一家日间托儿所。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。”

“你的记忆力不错。”

“应该可以更好的。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，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中城北区。事实上，弗兰克·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中城北区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。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。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，衣衫零乱，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。我记不得她的长相，只知道她死了。

我喝完我的咖啡，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威士忌。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·伦敦啜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。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，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。

我说：“几个月的时间内，他杀了八个女人。从头到尾都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，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，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，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。”

他什么都没说。

“九年后他们逮到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两个礼拜以前吗？”

“快三个礼拜了。”

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。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。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，清查他的档案，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。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，他们还真是走运。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前，他就全盘招认了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。

“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，”我说，“小个子，对吗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。”

“路易斯·皮内尔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。他的手放在桌上，指尖对着指尖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我看他一定觉得如释重负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凶手终于被抓到了。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
音乐正好在这时停了。收音机播音员在推销订阅一本奥杜邦协会^①出版的杂志。我等它结束。

“我有点希望他们没有抓到他。”查尔斯·伦敦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没有杀害芭芭拉。”

之后我回到座位上读完三份报纸，报道中大略提到皮内尔招认了七件冰锥大盗残杀案，但是他否

^① 奥杜邦协会 (National Audubon Society)，美国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，根据著名鸟类学家、博物学家、画家约翰·詹姆斯·奥杜邦 (John James Audubon) 的名字命名。

认第八件是他干的。就算我先前已经看过这则消息，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谁知道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在事情过了九年后还能记得些什么？

根据伦敦先生的说法，皮内尔并非仅凭记忆，他还有不在场证明。在芭芭拉·埃廷格被杀的前一天晚上，皮内尔因东二十街一家咖啡店服务员的控告而被警察带走。他被带到贝尔维医院观察了两天才放出来。警方和医院都记录得十分清楚，芭芭拉·埃廷格被杀时，他被关在禁闭室里面。

“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们一定弄错了。行政人员记录进出院的日期可能会出错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弄错。皮内尔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铁。他十分愿意招认另外七件谋杀案，我推断他多少以此为荣。但是别人将他没犯的案子栽赃给他让他着实气愤。”伦敦说。

他拿起杯子，根本没喝又放下来。“几年前我就放弃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认为永远抓不到杀死芭芭拉的凶手是理所当然的。一连串的杀戮突然停止，我猜这个杀人犯不是死了就是离开这里了。我幻想他经历了片刻的神志清明，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于是自杀了。假如能让我继续相信这个幻想，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，我猜想这类的事情偶尔会发生，正如一位警官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。接着我就想，芭芭拉是因为自然的不可抗力而死的，就好比说她是

死于地震或水灾。杀她的力量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想我了解。”

“现在一切都改变了。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。芭芭拉是被人谋杀的，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。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。”他闭了会儿眼睛，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。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，”他说，“然而，今天，情形更糟，我明白她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杀死的。对我而言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，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。事实上，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。我去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。他们把我踢来踢去，你明白的，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，不要再麻烦他们了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，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。”

“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？”

“重新调查这个案子，着手侦查。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。我原本很生气，但是他把我说服了。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。那时候没查到任何头绪和嫌犯，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。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。现在有七件能结

案纯粹是意外之喜。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，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。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。”

“恐怕的确如此。”

“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。”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。“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。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，假装为她哀伤。天呀，我无法忍受。”

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。我向特里纳使了个眼色，要她过来点饮料。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。我已经喝够了咖啡。她把酒端过来，我一口气喝掉半杯。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，驱走了一些寒意。

我说：“你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。”

一点都不令人惊讶。我说：“也许没有办法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就算有一条线索，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。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？”

“你能够尽力去做。这是他们做不到，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，结果都一样。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，但问题是，我要他们重新调查，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，但对你，我可以雇用你。”

“不见得。”

“麻烦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你不能雇用我，我不是私家侦探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菲茨罗伊说——”

我继续说下去：“他们有执照，而我没有。他们会填表格，写一式三份的报告，用单据报支出账，申请退税，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。”

“斯卡德先生，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我耸耸肩膀说：“有时候我帮别人忙，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，作为回报。”

“我想我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吗？”我把剩下的酒喝光。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。白色的皮肤，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。“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，”我说，“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，就算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，但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。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。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。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逍遥法外，这件事让你痛心。但是，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，却又拿他无可奈何，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？”

“我还是要知道。”

“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。你自己说的——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。不知道那个理由，

你可能会活得快乐一点。”

“有可能。”

“但你想冒这个险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，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。”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，翻到空白处，把笔套拿掉。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”我说。

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我记了一大堆笔记。在这期间，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。他则叫特里纳把他喝的东西收走，倒一杯咖啡给他。我们结束谈话之前，特里纳为他续了两次杯。

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。芭芭拉五岁的时候，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。三年前，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，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。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，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讨论贴告示出售的事。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，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。

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。假如她还活着，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。她没有小孩，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，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。讲到这件事，他的声音都变了。

道格拉斯·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。他们结婚时，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，谋杀案发生后不久，他就辞掉这份工作，改行做销售。他第二任太太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，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。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，有两个或三个孩子——伦敦不太确定数目。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，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过，也从未见过他的新任太太。

林恩·伦敦这个月正好满三十二岁。住在切尔西区的她在一家实验私立学校教四年级。芭芭拉去世后不久她就结婚了，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两年多后分居，不久就离婚了。没有孩子。

他提起其他一些人。邻居、朋友、芭芭拉工作的那家托儿所老板、那里的一位同事、她大学最好的朋友。有时候他记得名字，有时候不行，他把记忆片段提供给我，我可以从中自己找资料。不过这些线索都理不出什么头绪。

他讲了许多题外话。我不想局限他的话题。我想让他天马行空地讲，这样我更能对死者有全盘的了解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没能对她产生真实的感觉。我只知道她长相迷人，十几岁时就很受欢迎，在学校里表现良好。她热心助人，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，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。从童年到她不能再

活下去的年龄她都是一个无邪而具有温柔美德的女人的形象。我有种感觉，他并没有非常了解芭芭拉，由于工作忙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关系，他对她的感觉并不完全可信。

这并不稀奇，很多人在自己的子女为人父母前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孩子，而芭芭拉并没能活到那个时候。

当他把能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以后，我大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，然后把本子合上。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。

“我需要一些钱。”我说。

“要多少？”

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开价钱。什么叫太少？什么又叫太多？我知道我需要钱——一向都如此，他也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。有的保险经纪人赚很多钱，也有的只赚一点点，但我认为推销公司团体保险应该收入颇丰。我用掷硬币来做决定，数目是一千五百元。

“这笔钱能买到什么，斯卡德先生？”

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说：“买我的努力。我会用这些钱找出些结果出来或是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。如果情况比我预期的提早明朗化，我就赚到了你的钱，你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。假如我觉得我能查到更多东西，我会告诉你，你可以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付我钱。”

“非常随意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可能不太习惯。”

他考虑着但没说什么。随后，他拿出支票簿，问我支票抬头要怎么开。我告诉他开给马修·斯卡德，他照着写上去，把支票撕下来，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。

我没有把它拿起来。我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还有许多人济济的大公司，他们的做法要正规得多。不但报告详尽，收费和支出也精确计算。此外，他们可以取得的资源比我多。”

“菲茨罗伊刑警也这么说。他说他也可以推荐几家有名的侦探社给我。”

“但是他推荐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当然知道一个理由，但不是他告诉伦敦的那一个。

伦敦第一次露出笑容。“他说你是个狗娘养的疯子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他说的，不是我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他说你会全心全意地投入，这是一般大侦探社做不到的。而且，一旦你的牙齿咬到东西，你就绝不松口。他说虽然这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，但你就是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。”

“他这么说吗？”我拿起他的支票，用心看了一下，再对折起来。我说：“他说得对。我会的。”

那时候要去银行已经太晚了。伦敦走后，我去吧台结账，顺便跟店家借了点钱。我的第一站是第十八分局，我考虑到两手空空不太礼貌。

我先打电话确定他在，然后搭往东的公共汽车，再换另一辆开往市中心的。阿姆斯特朗酒吧在第九大道靠五十七街的转角处。我住的旅馆在五十七街。第十八分局坐落在警察专科学校的一楼，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。新生训练，巡警预科班和警官升职考试都在这里进行。这里有一个游泳池、一座配备有重量训练机和一条跑道的体育馆。在这里可以上武术课，或到震耳欲聋的射击场做练习。

我感觉到那种每次我进警察局都会有的心情。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，而且是个失败的骗子。我在办公桌旁停下来，说我来找菲茨罗伊刑警。穿制服的警员挥手叫我进去。他可能把我当成自己人了。我一定看起来仍旧像个警察，或走起路来像个警察，或是什么的。一般人这么看我，甚至连警察也是。

我直接走到小队办公室，看见菲茨罗伊在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打报告。桌上堆放着六个一次性咖啡杯，每杯都还剩约一英寸高的淡咖啡。菲茨罗伊

2